



紅色少年

HONGSE SHAONIAN

5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紅 色 少 年

第 5 集 1959 年 7 月出版

目 次

彭德怀元帅二三事.....	宋升云 张桂胜 曹 云	3
漳河边上的英雄.....	叶放生	9
怀念.....	李天銀	27
太行山的游击故事.....	张竭誠	33
打开“鎖头”.....	王恩福	36
炮鏡.....	孙凤昌	42
紅軍游击歌（福建苏区民歌）.....		8
欢送少共国际师上前方（福建苏区民歌）.....		64
紅色风暴中的少先队.....	山西军区副政委 张平凱	47

刘志丹少先队.....	刘杰誠	9
长征記事.....	梁文財	9
带枪参军.....	王鴻禧	100
小鬼队	张諒謙 荆子平	107

彭德怀元帅二三事



彭德怀元帅的战斗生活片断

宋升云 张桂胜 作 楊永青 插图

我們很幸运，二十年前在紅五軍时，有机会看到彭德怀同志的战斗生活片断。长长的二十年过去了，但是这些事情却一直深深地印在心里。

彭德怀同志担任紅五軍軍长时，經常穿一身棉布灰軍装，戴着棉布荷叶帽，一年四季都穿着麻草鞋，背上背一个斗笠，腰里挂一个装文件的黑色皮包，在他偶尔不戴帽子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他的头是剃得光光的，黑黑的眉毛下，閃着一双炯炯有神，洞察一切的眼睛。彭軍长有一匹精壯的黑馬，自己很少騎，在行軍途中遇到了病号，他就馬上叫飼养員把病号扶上馬去。病号騎上軍长的馬，眼睛里往往閃着晶瑩的泪花，全被他这种兄长般的照顧深深地感动了！

1932年部队經過长行軍后，已經疲憊不堪了，但是为了战胜敌人，部队还在轉移。长长的队伍迅速向前行进着，道路上揚起了灰色的尘土。一个挂盒子枪象干部模样的人，面孔黧黑，布滿紅絲的眼睛毫无光彩，走着走着，突然将米袋扔在路旁，嘴里嘟囔着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从他的身后走出一个中等身材，精神飽滿的同志，操着湖南口音問：“你丢的是什末？”

“米袋。”

“为什么要丢米袋？”

“背这捞什子干啥，到哪里还没有米吃！”丢米袋的人漫不经心地回答着。

这时，另外一个人插嘴了：“彭军长都背米袋，你为什么把米袋扔了？”

丢米袋的人吃了一惊，抬头仔细一看，先前问他的人正是彭军长。彭军长洗白了的军衣上沾满了灰尘，脚上的草鞋快要烂了，背了一条涨鼓鼓的米袋。丢米袋



的人手脚无措，感到异常困窘，赶忙把米袋拾起来背在背上。

彭军长问：“是干部吗？”

丢米袋的人慢吞吞地回答：“是……是连长。”

彭军长严厉地说：“没有给养就会妨碍战斗胜利。你要经常记住：连长是一连人的指挥官，也是一连人的榜样……”

彭军长指示完后，连长快步向前走着，疲倦好象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

1933年东黄战斗结束后，消灭了敌人一个军，缴获了一万多支步枪、机枪及大批弹药。当时部队经过了半个月的行军与三天的激战，中间又断了粮，战士们困倦极了，很多人都不愿意把

繳獲的武器帶走。這怎麼行呢？武器對於發展壯大中的紅軍有多么重大的意義，當時紅五軍各級幹部都在動員戰士多帶武器。

部隊轉移了，黃昏的時候，警衛連到达了宿營地。彭軍長已經早一步到了那里。一看見彭軍長，好幾個人都同聲嚷開了：

“看！彭軍長背兩支槍。”

大家注意一看，見彭德懷同志背着兩支步槍和三條裝滿子彈的子彈帶，邁着穩健的步子走進屋里去了。一会儿他出來了，目光炯炯地看望着走過他身邊的警衛連。同志們看到他那風塵仆仆的外貌，心里開始不安起來了：一個高級將領，為指揮作戰已絞盡了腦汁，還和士兵一樣勞苦，甚至比士兵干得更多，在這樣的將領面前，你怎能心安理得地走過去呢！彭軍長和藹可親地跟同志們談着話，表揚了很多同志：“你背這麼多槍，好樣的，簡直象猛虎！”看見什麼也沒有拿的就批評兩句：“你為什麼不帶支槍呢？看你以後拿什麼打敵人？”這一來大家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1934年，紅軍攻打江西草鞋崗，崗上有一座異常堅固的廟宇。敵人放火把山的四周燒得光光的，龜縮在廟里頑抗，紅軍攻了几次都沒有攻上去。彭軍長掌握一個迫擊炮連向廟里轟擊，炮手們一連放了好幾炮都沒有打中。彭軍長就親自去發射迫擊炮，三門炮擺在他的面前，他叫炮手們把炮彈準備好了，然後一門一門地發射。炮彈不斷地落在敵人的廟里，磚頭瓦片飛起來了，升起了一團團灰色的煙霧，同志們都歡呼起來了。彭軍長突然命令把炮拉开，炮手們困惑地望着他。彭軍長用勁揮動着手臂，大聲喊：“把炮拉——開——！”炮手們執行了命令。迫擊炮拉开不久，空中就傳來尖銳的炮彈呼嘯聲，一發炮彈落在剛才擺炮的地方，掀起了滿天的泥土。大家不禁伸了一下舌頭，心里暗暗叫道：“好危險！”同時也佩服彭德懷同志把敵人的行動掌握得這樣準確。敵人的炮剛一停，彭軍長又命令把炮擺開。炮彈連

續落在敌人庙里，战士们大声喊着，冲上山头，敌人全部被歼灭了。

(黄起东整理)

难忘的关怀

曹 云

我在彭副总司令的身边时间很短，但是，他对我們这些小鬼們的关怀却使我終生难忘。

1940年11月間，我才十八岁，在八路军前方总部警卫排当警卫員，住在山西辽县砖壁村。一天晚上，已經是深更半夜了，天上下着大雪，北风呼呼地刮着。这时，我正在总部門口站崗，雪花不时地打在我的脸上，虽說还穿着棉袄和大衣，但周身还是冷冰冰的，不住地打抖。突然，彭副总司令披着件大衣走到我面前，十分亲切地問我：

“小鬼，冷不冷？”

“不冷。”我回答着，声音却分明有些颤抖。

“不冷？下雪不冷什么时候才冷呀！”他一边說一边脫下大衣来，硬要往我肩上披：“給你，快把我的大衣披上，看你冷得啥样了。”

我看着向四处飘落的雪花，心里想：首长的被子很薄，年紀又大了，这大的风雪，連我們年青娃娃睡着都冷得心慌，他还能不冷嗎？要是冻着了怎么办？我就再三推說不冷，多多走动走动就会暖和的，怎么說也不披他的大衣。他只好把大衣放在門边的一条凳子上，說了声：“小鬼，大衣放在凳子上，你快些穿上呀！”随后，就走了。

我看到首长留下的那件大衣心里很难过，深怕首长受冻了。可是，馬上拿去給他吧，他是不会要的，心想穿上吧！首长就只这

件破大衣，我个儿矮，穿上就会在雪地里拖来拖去，弄脏弄湿了，明天首长又怎么穿呢？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件大衣发呆……。

第二天一早，彭副总书记发现他那件大衣还是好好的放在凳子上，一动也没动过，他有些生气地对我说：“你这小鬼呀，天这么冷，大衣放在那里也不披上！”接着他又和气地说：“以后还是要披上呀！小鬼，冷了就披嘛！”这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便偷偷地溜走了。



有好几次彭副总书记都因为怕小鬼们太疲劳了，想替小鬼们站岗。有一次，是在蟠龙一带打仗返回砖壁村的那天晚上，半夜时分，彭副总书记起床把衣服穿好，出院来要替小鬼站岗。那时，在门口站岗的是二班的一个小鬼，彭副总书记走拢去就问：

“小鬼，你疲乏吗？”

“不，”小鬼摇摇头说。

“嘿，你这个小鬼不老实，走了路还能不疲乏啊！”他说着就伸出手来说：“把枪给我，我帮你放哨。”

“不，我不疲乏，首长快休息去吧！”小鬼连忙往后躲。他知道站岗放哨保护首长是自己应尽的职责，再说，怎能耽误首长睡觉呢？他有很多很重要的工作要做啊！于是小鬼打了个主意，假装要游动巡查就走开了。彭副总书记只好自言自语地说了几

句才回去了。

那时，我們年紀小，不懂得什么，但是，彭副總司令對我們親切的關懷，却使我們的心里感到十分溫暖，鼓舞了我們好好幾千工作，認真地完成首長交給我們的各項任務。

（唐治學記）

紅軍游擊歌

紅軍游擊各鄉村
頭一要緊殺白匪
軍閥白匪太可惡
勾結豪紳害窮人

第二要緊繳槍枝
繳到槍枝窮人拿
工农紅軍武裝好
團結一起把敵殺

第三要緊打豪紳
田契賬簿燒成灰
現銀拿來充軍費
田地米谷分窮人

第四要緊幫工农
杈柄拿到手掌中
建立蘇維埃政府
工农專政樂無窮

（瑞金革命紀念館供稿）

漳河邊上的英雄

——記矿工烈士李克保的斗争故事——

叶放生 作 陈肇祥 插图

(一)

在冀南漳河边上，有个观台村，村东的烈士亭里，竖立着一个石碑，上面写着：

“正气浩然存万古，漳滨英迹垂千秋。”

这是为矿工烈士李克保等同志建立的纪念碑。

李克保是河北省磁县石场村人，石场村本来是土地肥沃，煤矿丰富的地方。可是在那地主、官僚资本家奴役、剥削着穷人的年代，种地的人吃不上饭，刨煤的人没有煤烧，年年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穷苦生活。李克保一家人，也逃不出这贫困、饥饿的处境。李克保兄弟三人，都在九岁上下，就跟着父亲下窑当童工。

旧社会的煤窑，简直是人间地狱，窑下潮湿、霉臭、闷热，呆不多久就会憋得你透不出气来，而瓦斯中毒，矿井坍塌还时刻威胁着工人的生命。矿工们每天要在窑下劳动十四小时，时间长且不說，还得把下半截身子泡在水里，用洋镐一镐一镐地刨煤，刨下了煤再用四肢爬行的办法，把煤拉出去。这真是牛马不如的生活。

官僚资本家只顾剥削矿工，根本不管工人死活，那些包工头、监工更是狠毒，尽管工人有了上顿没下顿，他们还是克扣工资，随便派工，要工人分担额外劳动。煤矿上有个监工叫张进吝，吃得肥头大耳，山药蛋似的脸盘上，一副三角眼，见了工人就

瞪着眼珠子呼么喝六地耍威风，要是看見誰干活稍慢一点，就拿柳条帽子使劲砸你脑袋。因为他剝削工人狠毒，在老板面前又会吹嘘拍馬，所以发了橫財，在村里修房蓋屋，驃馬成群，成了老財了。

他家里有几十亩地，經常要工人白白地为他去干地里的庄稼活。五月里，麦子都熟了，几十亩的麦子要人收割。这一天，他就去找李克保，神气活現地吩咐道：

“喂！下了班你們弟兄三人到我地里干活去！听見沒有？”

李克保这时正在溜水沟，累得四肢酥軟，听到監工要派他干活，心想自己家里的麦子還沒工夫收拾呢，凭什么給他干？就放下鉄鍬，擦擦額角上的汗珠，說：“俺家三亩地的麦子還沒收哩！”

監工看他不听从，两手插腰，揚起眉毛，指着鼻子說：“你家麦子要紧，还是我家麦子要紧？我叫你去，你就得去！”說完轉身便走了。

那时候，監工、包工头的权力可大啦！想罵誰就罵誰，要打誰就打誰，有的工人起来反抗，就給他們赶出矿山，弄得四处流浪，一家人都沒法活下去。克保心里虽然不愿意去，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弟兄三人，在窑下累了一天，上了坑只好到監工地里割麦子。从晌午割到出月亮，口又渴肚又餓，看看天已黑了，兄弟三人便收了工到監工那里去交差，可是監工拿只碗，指着一桶水說：“累啦！喝点水，再干一会儿再回去。”兄弟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气得扭头就往家里走。

这一走，触怒了張監工。第二天，他到窑下就找他們岔子，先是罵克保偷懶，又借口人多，不給克保二弟克謙派工，再走到克保的三弟克林那里，看見煤帮上缺了一块煤壁，硬說是克林偷了去，举起鞭子就抽，克林吃了一頓冤枉鞭子，哭着跑到李克保跟前。克保看見弟弟脸上被打得条条血印，气得他渾身火辣辣的，楞了半天，才悶声悶气地安慰克林說：“別哭！記住这笔帳，

总有一天要跟他算帳！”

鞭打、飢餓、寒冷磨練着李克保，他漸漸明白，礦主、包工頭再發橫財，也不會給工人一條活路，工人要活命，就得起來鬥爭。他十七歲那年，父親在干活時，被窖下的石頭砸死了，他娘到礦上去領撫恤金，資本家却說：“李慶元是自己不當心才砸死的，一個子兒也不給！”李克保二話沒說拉着娘就走，說：“不要他們這幾個臭錢，日后再和他們算帳！”李克保心裡希望的是：总有一天打倒這些吃人的老財。可是到底要等到哪一天呢？克保一時也說不上來。

（二）

1929年，全國各地工人先後起來反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六河溝的礦工們也暗地里紛紛談論着：

“共產黨是窮人的朋友，專門給窮人撐腰。”

“要是到咱們礦上來多好，咱們礦工就有出頭日子啦！”

還有人說：“聽說咱礦上工人也要起來跟資本家鬥爭啦！”

“起來跟資本家作鬥爭。”李克保日夜就盼着這一天呢！聽到這風聲，樂得李克保坐不住睡不穩，直想打听個明白，就抽個空兒去找刨煤工紀德貴。

紀德貴是礦上最講義氣的人，平常對克保說：“人窮志不窮，寧可扶井綫，不扶竹杆。”對那些礦主、包頭就不賣帳，李克保和這樣的人最合得來，就把他當成自己的長輩，有什麼疑難的事，就去問他。這一天下了班，李克保拉着紀德貴到僻靜的地方，小聲問道：“你說，共產黨會不會來咱們這兒？”那時候，紀德貴雖然還不清楚礦上到底有沒有共產黨，可是他相信共產黨一定會來的，就滿有把握地回答說：“我聽說哪里有人受壓迫，哪里就會有共產黨。我看咱們這里一定會有的。”

克保听了紀德貴的話，更相信工人出頭的日子不會很遠了。

1930年秋天，矿上来了一个新工人叫董汉，年紀約莫二十四、五岁，別看他年青，可是做事稳重，待人和气，还挺能結交朋友呢！下了班常到工人家里串門子談心，到矿上沒多久，矿工們都喜欢找他聊天。不过，大家都还不知道他就是共产党派来領導矿工作斗争的地下党员。有一天，克保听見董汉在坑下对矿工們說：

“資本家剝削咱們，咱們就跟他干！”

“跟資本家干我贊成，不过，要干就得大家一齐干，光靠几个人不頂事，以前不也有几个工人和資本家干过，可是后来都叫包工头攆走了。”一个矿工从自己的經歷中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是啊！树少不成林，一、两个人的力量太单薄，办不了什么大事，要跟資本家干，就得齐心。包工头攆工人，大伙儿一齐不干活，資本家不就傻了眼啦！”

李克保越听越觉得董汉的話句句在理，下了班便常到他屋里去談天，一天生，两天熟，沒多久，董汉成了李克保的知心朋友。

矿工們要起来斗争的风声越来越大，工人們心里暗暗地高兴，而資本家就着了慌，矿上立即成立了黃色工会、矿警队、地方民团，来鎮压工人运动。为了对付資本家的阴谋鬼計，董汉就找紀德貴、胡金山、李克保等几个工人商量成立一个团体，把工人組織起来好跟資本家作斗争。資本家不讓工人有自己的工会，他們便决定成立“朋友社”，“朋友社”对外的口号是：专打抱不平，为穷人撑腰；对內的綱領是：反打罵、反剝削制度，和資本家进行斗争。

李克保知道有組織的和資本家作斗争的日子就要到了，心里乐得象是开了花一样，下了班就从东家串到西家，积极联系矿上敢說、敢干、有义气的穷小伙子，在董汉、紀德貴、李克保等几个人积极活动下，很快地就有五百多人参加了“朋友社”。

“朋友社”成立以后，矿上便出现了好几次反打骂的斗争。有一天，张监工又无缘无故地打骂一个工人，晚上“朋友社”的工人就给他扣了一头屎，还贴了好多传单，上面写着：

“反对打工人骂工人！”

“反对压迫工人！”

.....

好多监工、矿警看见张监工受到惩罚，一时都吓得不敢再作威作福了。李克保心里可舒坦了，他更加相信：只要工人们齐心，那怕是再凶恶的敌人，也能打垮他们！

(三)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官僚资本家勾结反动政府，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无数的革命者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是觉悟起来的工人是吓不倒的，李克保并没有因为白色恐怖而退缩，1932年，李克保毅然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经常和董汉、纪德贵一起

印传单，研究斗争策略。李克保的家成了秘密活动的中心。

李克保的媳妇郭英爱，也是穷人家的姑娘，从小过着少吃没穿的日子，平时常听李克保说工人要翻身，就得团结起来斗争资本家，她心里想，这些道理都对，只是有些担心反动派会来残害他们，所以一看到董汉、纪德贵他们到家里来开会、写标语，就拿了小板凳到门口纳鞋



底，給他們望風。見到可疑的人，便投石子叫屋里注意。

有一天，董汉、李克保、紀德貴等几个“朋友社”的领导人，正在李克保家开会，忽然屋頂上响起“喀嚓，喀嚓”的声音，郭英爱知道大概又是資本家的狗腿子来探消息，就故意大声喊道：“誰在屋頂上？”通知在开会的人們。那些民团局子的坏蛋，本来是想先偷听些情况，回去报告后再作打算，不意被郭英爱发现了，一时不敢冒险下手，就夹着尾巴溜走了。

这些情况表明了反动派要对他們下毒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組織决定叫董汉、紀德貴、李克保馬上撤出矿山。于是紀德貴就到太行山区去，在那里組織了一支游击队，李克保也参加了軍閥石友三部队，繼續秘密地进行革命活动。

(四)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鬼子发动侵略战争，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不抵抗主义，大片国土淪陷，冀南也在动荡中，国民党军队沒等日本军队来到，早已溜之大吉。这时李克保便从军队里回到矿上，組織了一支自卫队，把国民党掉在河里的枪枝捞起来，成立了人民自己的武装。不久，紀德貴从太行山区带了四百多人的一支游击队，回到六河沟煤矿，和李克保組織的自卫队会师。不久，这支游击队就有一千多人了，这支游击队在太行山区一直坚持了与敌人的斗争，牵制了日寇力量。

1940年，党为了加强六河沟煤矿工人的抗日斗争，决定派李克保夫妇回到六河沟进行地下工作。

临走以前，地工部长給李克保交代任务，他說：

“六河沟煤矿是晋、冀、魯、豫四省敌人燃料供应的重要基地，咱們要打进去，扎下根子，破坏敌人掠夺我国資源的计划。”

李克保紧握拳头坚决地說：“我早就憋不住啦！把任务交給我，一定設法打进去！”

地工部长深知李克保是个坚强的战士，說干就干，可是一想到敌占区的险恶环境，不能不有点耽心，他提醒李克保說：

“鬼子在矿上統治得很严密，工作会有許多困难的，不过，群众都要求抗日，只要善于依靠群众，善于分析情况，我們就会有无穷的力量。”

“我一定記住党的指示。”李克保紧握着地工部长的手，告别了同志們和抗日根据地，和郭英爱同志一起越过十几道封鎖綫，回到了久别的家乡。

到了敌占区，真叫人触目惊心，到处是殘墙断垣，飢餓的人群四处流浪，本来是热热闹闹的石場村，变得冷冷清清。大白天老百姓都关着門，难得看到几个人影，只有树上的几只烏鴉哇哇地叫着。

大街的牆壁上，弯弯曲曲的写着：“大东亚共荣圈”“剿匪剿共”，“大日本帝国万岁”，看到这些反动标語，李克保心头火烧火燎的，要不是为了怕暴露自己，凭他那硬性子，就是拚了这条命，也要把这些标語一下子刮得干干净净。

邻居吳老汉是个靠卖麻糖度日的穷老头，一見李克保回来，就去找他，还没开口，干瘦的眼窝里就涌出了泪花，停了半天才說：“克保，八路军什么时候回来呀！穷人就象久雨盼晴天一样地盼着他們呀！”接着他又压低嗓門說：“日本鬼子常常枪毙人，說要杀共产党，死的尽些刚性直腸的穷人，那些喝穷人血，吃穷人肉的家伙，借着鬼子势力，騎到咱穷人脖子上了，有的当了汉奸，鬼子真是伤天害理，逼得咱們真是活不下去啦！”他又指指几戶地主家的門說：“你可得小心着他們点！”

听着吳老汉的話，李克保心里象开了鍋的水一样，上下翻騰着，他安慰吳老汉几句，就去找过去“朋友社”的一个骨干张瑞联。

张瑞联是和李克保同时参加共产党的，李克保撤出矿山时，



张瑞联仍留在矿山坚持下来。两人从傍晚谈到深夜，最后决定由李克保去找地下党的领导人，张瑞联在村里把可靠的人都联系上，等得到上级指示后，再决定行动计划。

第二天，李克保在离石场七八里地的都党村找到了地下党的领导人杨珏和唐成仁同志，党指示他们首先要打入矿山，破坏敌人的生产，开展怠工斗争；在附近村庄组织一支地下军，配合矿工斗争。同时要搜集军事情报供给根据地，并且随时机动地惩罚一些罪大恶极的鬼子和卖国汉奸。

回到家里，李克保就和张瑞联、郭英爱商量，决定由郭英爱同志装做小买卖的，专门到鬼子炮楼附近去活动，了解鬼子的武装、人员、活动情况。张瑞联和西山游击队联系，在村里建立一支地下军。李克保自己就到六河沟十号柜上当矿工，组织矿工进行斗争。

(五)

在日本鬼子统治下，六河沟煤矿工人的生活比在地狱里还苦，鬼子怕工人逃跑，在矿山四周围上一道道铁丝网和电网，还在炮楼上架着机枪，监视工人，防备工人起来暴动。克保回到矿山后就找机会和工人们谈心。鬼子越逞凶，工人越坚决要求起来抗日。性情刚强的工人，实在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常常跑来对